

## 第陸章 結論

基於美國在當今全球所擁有的權力比例，可以想見的是，無論其未來是向上提升或朝下沉淪，無疑都會對世界造成無法忽視的影響。換句話說，對於當前國際上的諸多問題的思考，勢必無法脫離美國本身與全球結構二個層面。未來，美國無可避免地依舊是全世界最強大的國家，因此必然繼續負起領導世界的責任。誠如小布希在 2000 年競選美國總統時呼籲：「我們國家目前正單獨站在世界的頂端，這也是我們為什麼應該更加謙虛的原故」。

然而事實上，今日的美國卻朝著相反的方向而行，就如同《經濟學人》雜誌評論美國的對外政策：「只有在對美國有利時，美國才願意遵守國際規範，否則便準備用政策加以對抗或限制」。而《美國霸權的矛盾與未來》一書作者奈伊同樣認為美國說的與做的不一樣的行為戕害了美國的「柔性權力」，並導致其陷入霸權的發展困境。

### 一、觀察與省思

艾肯貝里（John Ikenberry）曾解釋：「美國力量之所以沒有擾亂世界秩序，只因爲美國自己接受眾所理解與接受的共同原則體制」。<sup>447</sup> 從二次世界大戰後一直到冷戰結束，美國實施的是兩個相輔相成的戰略：圍堵和經濟全球化。美國跟盟友們的協議是：他們可以加入美國廣大的市場、先進科技與美國投資，交換他們接納一種地緣政治夥伴體制—亦即由美國當老大，但未必是支配性的夥伴。<sup>448</sup>

換言之，他國以美國利益作爲自己利益所在，因爲美國「讓自己的力量於人無害」。施瓦茲（Schwarz）和萊恩（Christopher Layne）在 2002 年 10 月號《大西洋月刊》撰文稱此爲「安心策略」（reassurance strategy）。<sup>449</sup> 也就是說，造成外國疏離、疑慮和被出賣感覺的原因，在於美國力量明顯地相對成長。以前美國與其他國家的落差並未引起批評，現在會有如此轉變，主要原因還是來自於美國戰略理論已經有根本上與前不同的變化，使得美國的力量在世人眼中越來越「不安全」。誠如牛津大學嘉頓·艾許（Timothy Garton-Ash）教授在《紐約時報》上所言：「美國力量的問題不在於『美國的』力量，問題純粹出在力量上。即使是天使長來揮灑如此鉅大的力量也很

<sup>447</sup> Ikenberry, John G. "America's Imperial Ambition."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 / October 2002, p. 48.

<sup>448</sup> 杜默譯，普雷斯托維茨（Clyde prestowitz）原著，前揭書，頁 310。

<sup>449</sup> Schwarz, Benjamin and Christopher Layne. "A Grand New Strategy." *The Atlantic Monthly*. January 2002, Vol. 289, No. 1, p. 36-42.

危險，更遑論其他...。一旦民主是存在於超強的力量當中，連民主本身也會帶來誘惑」。<sup>450</sup>

老布希政府時期，當時的錢尼（Dick Cheney）領導、伍爾弗茲（Paul Wolfowitz）所主持研擬的報告提案中，即大膽首度提出預防挑戰力量興起的策略。<sup>451</sup> 之後小布希總統 2002 年在西點軍校演講，以及《國家安全戰略》（NSS）中所揭示的，俱為美國在自殺攻擊的新型戰爭模式，以及大規模毀滅性武器越來越容易運送與獲得的安全顧慮下，以及因應失敗國家或「流氓國家」所引發的危機，只要一察覺有不可接受的可能狀況，將不分時間地點立即展開先制和預防攻擊，而此成為美國官方的重要策略和理論。

在此論述下支撐美國應該繼續維持與其他國家的力量落差，並確保沒有國家敢興起挑戰的信念。無疑是藉壓倒性的軍力去片面追求絕對的安全，而以操弄強權心態以及對優勢武力的信任，去反映出美國自覺例外於世界各國家的豁免和優越，因此小布希總統充滿著帝國式的「自由戰勝一切宿敵」的唯我主義二元論調的談話，立刻引起國際間許多論戰和嘲諷。<sup>452</sup>

《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前主編布特（Max Boot）在《美利堅帝國論》（*The Case for American Empire*）裡主張，911 攻擊是「美國投入和志業不足所致，解決方法是擴大我們的目標，更斷然的落實」。<sup>453</sup> 《美盛頓郵報》專欄作家馬拉比（Sebastian Malaby）亦為文諷刺：「新帝國主義的邏輯令人讚嘆...教人無法抗拒」，並呼籲由美國領導井然有序的社會「把自己的機制施諸於失序的社會」。<sup>454</sup> 《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記者卡蘭（Robert Kaplan）也主張「把繁榮帶到美國柔性帝國主義勢力下的世界偏遠地區」。<sup>455</sup>

美國一方面確實面對新的非對稱威脅，而舊的嚇阻策略可能不足以因應，二方面對西方國家而言，美國管理的秩序與經濟發展，雖然有些俗世化的對手不以為然，但

---

<sup>450</sup> Ash, Timothy Garton. "The Peril of Too Much Power." *New York Times*. April 9, 2002, p. 25.

<sup>451</sup>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September 2002, p. 15.

<sup>452</sup> Bush, George W. "Securing Freedoms Triumph."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11, 2002, p. A33.

<sup>453</sup> Boot, Max. "The Case for American Empire." *Weekly Standard*. October 15, 2001, p. 27.

<sup>454</sup> Malaby, Sebastian. "The Reluctant Imperialist: Terrorism, Failed States, and the Case for American Empire." *Foreign Affairs*. March / April 2002, pp. 2-3.

<sup>455</sup> Kaplan, Robert. *Warrior Politics: Why Leadership Demands a Pagan Ethos*,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2. pp. 152-153.

顯然是比亂象叢生更為可取；然而無限擴張的新理論，可能將美國帶到唯一安全之道是必須將全世界都當成美國的延伸，而此企圖顯然是過於艱鉅又一廂情願。

傳統的國際關係理論主張，帝國強權崛起必定會使其他列強自動產生反制的聯盟與合作，以抵銷支配強權的影響力。於是，支配強權必須加倍努力去遏制新聯盟，到最後帝國因為過度擴張而瓦解；然而新帝國主義者卻認為美國是例外，美國是民主國家、她認為自己與人為善又不攫取土地；她是一種柔性誘人的強權、人人都會歡迎美國方式，誰不想當美國人？所以，美國人遠征各地，一廂情願的將美國信念與價值觀散佈到求之若渴的每一個角落。

911 事件後美國人常問：我們對他們這麼好，他們為什麼不喜歡我們？美國有最好的制度造福社會，最強的軍隊保護國家。然而，世界上沒有絕對的安全，再強的軍力也無法躲避 911 事件攻擊，甚至軍力擴張只會帶來更多風險。美國人認為自己再好，卻未必能夠得到全世界的認同，甚至屢遭抗議或反對，別的國家再怎麼喜歡和佩服美國人，總是有自己的傳統、方式和價值觀，而且需要別人的尊重。

其次，全球化並不會改變上述事實。國家正如同個人一樣，除了物質成就、恐懼或愛等慾望之外，還受到渴望尊嚴和尊重。就像印尼年輕的婦女，可能更堅持要以戴穆斯林頭紗，藉以在奇幻世界中謹守自己的價值觀。沒有人有權去改變或壓制、強制規範或限制其他族群的行為，過於介入他民族或是國家事務，將會使美國陷入不同文化背景的困境中難以自拔，因而造成不同民族國家的憤恨或自己處理問題的複雜性，甚而侵蝕原有的性情與機制。

再者、經濟全球化與揮霍已經耗損美國過多的經濟主權，造成更加依賴原本可以支配的對象，使全世界均認為美國在經濟弱點下，任何軍事威脅或作為無不是為資金流入美國。使身為全球安全提供者和世界存匯主要貨幣的美國，享有實際所得以上的生活水準；而當經濟無法支撐時，除非予取予求，軍力再強亦勢必瓦解。

就像當年的羅馬和大英帝國一樣，第一名總是會受嫉和遭抱怨，美國總是想「領袖群倫」，總認為自己是「不可或缺的國家」。美國不應該放棄承諾和責任，但也不應該凡事皆試圖主導全球事務，甚至以「先發制人」手段，罔顧國際正義。<sup>456</sup> 僅此，美國還應該繼續追求人人喜歡的帝國強權嗎？再以小布希總統在其競選時所言：「我

---

<sup>456</sup> 杜默譯，普雷斯托維茨（Clyde prestowitz）原著，前揭書，頁 314-317。

們只要做個謙卑的國家，別人自然會知道，進而敬重我們」。<sup>457</sup> 也許可以為小布希主政後全球競逐下言行不一的美國，給予一記暮鼓晨鐘的省思。

## 二、美國國家安全戰略

911 事件後，美國掀起全球反恐戰爭，不但深刻改變美國的安全觀和戰略觀，造成全球安全環境的重大衝擊；對於小布希總統的世界觀與外交觀，更是帶來相當大的影響。<sup>458</sup> 基本上，911 事件後美國與世界大國的互動，重新界定了國家之間的敵友關係，美國當然仍是以穩坐全球唯一超強的地位為目標，反觀世界其它大國，除英國之外，俄國、法國、德國、中國等，在期望世界可以多極發展的前提下，朝向弱化甚至挑戰美國獨霸的局面而努力。因此，從伊拉克戰爭的國際外交互動上，明顯的可以觀察到不同國家的立場與作為，然而就美國而言，911 事件所帶來的衝擊即是促使「布希主義」具體實踐的重要因素。

就人類歷史發展客觀的經驗得知，戰爭是人類社群的變項。Winston Churchill 曾言：「人類經常言不及意的表示，戰爭不能真正解決任何問題。但是在人類的歷史上，沒有任何問題不是訴諸戰爭解決」。<sup>459</sup> 正因為戰爭就是人類最原始本性的流露，戰爭鉅大的毀滅力量可能造成人類文明流失，因此，戰爭殘酷無情的一面就表現在現實的「優勝劣敗」與「適者生存」的自然法則。因而人類即使深知戰爭的本質是殘暴、不法、悖離人類文明的；然而隨著時代的進展，處理國族之間無法解決的爭端或衝突上，戰爭仍是具有其一定的功能與作用。儘管國際間迄未尋得任何可以徹底解決戰爭問題的方法，透過戰略思想的改變，以期對戰爭的發展方向產生指導作用，從而影響戰爭的規模與幅度，希冀可以減少戰爭帶給無辜民眾傷亡的缺憾。

戰略是一種漸進的演化過程，從思維到實踐尤其需要長時間的磨合，才能展現出戰略的實際成效。因此，戰略學者西林(Thomas Schelling)才會將戰略視為是一種規劃與創造未來潛力的思考與作為。<sup>460</sup> 也就是說，戰略區分為「思維」與「實踐」兩部分，思維是觀念的建立與對未來的預期，實踐則是執行步驟的進行。相對於 911 事件的發生，其帶給美國戰略學者與戰略執行者極大的衝擊與挑戰，小布希總統「先制」

---

<sup>457</sup> Second Presidential Debate, Wake Forest University. October 11, 2002.

<sup>458</sup> Michael Hirsh, "Bush and the World,"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October, 2002 .pp. 15-22.

<sup>459</sup> Martin Gilbert, Winston S. Churchill, Vol. VI, *Finest Hour 1939-1941* (London: Heinemann, 1983), p. 860.

<sup>460</sup> Thomas A Schelling, *A Strategy of Conflict* (Washing DC: CSIS Publisher, 1971), p. 12.

戰略的提出，不啻為對 911 事件的具體回應，也等於是宣告冷戰「嚇阻」與「圍堵」思維的結束。然而「回應」並不等於執行，思維轉變也不代表行為轉變。從 911 事件後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的觀察與檢證發現，儘管戰略思維已經劇烈變革，但是戰略作為改變的幅度並未相應跟上。姑不論未來先制戰略在具體實踐上會遭遇多少困難，就目前現況來看，實踐的腳步將會不止息的朝這個方向前進，直到證明這一個戰略是「成功」的遏制恐怖份子，或者是仍舊無法解決接踵而來的恐怖攻擊所造成的戰略「失敗」為止。

冷戰結束後因應國際局勢的變化，促使美國重新思考如何扮演全球唯一超強的角色？美國對於如何在世界舞台上展現自己的力量也有許多不同的辯論與戰略主張，其中的關鍵時刻就是小布希政府在 911 恐怖攻擊事件後，將恐怖主義與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掛勾，並假設其可能為美國本土所帶來前所未有的威脅。正因為此一安全觀上的轉變，美國的安全戰略與外交戰略也相對的有所調整，而形成所謂的布希主義。而布希主義強調應該善用美國作為全球超強的地位，建立以美國為核心的世界秩序，重視推廣自由民主的意識型態，在面對國家安全挑戰時，不惜採取先發制人的策略，甚至在必要時採取單邊主義。

綜觀美國對伊拉克問題所採取的立場與作法，以及美國與其他國家間的外交互動模式與態度上，可以明顯看出布希主義的實際推動。另外對於逐漸成形並具體推動的布希主義，世界各大國將如何因應，而其互動的結果將是如何？都將是下階段國際秩序走向的重要指標和動力來源。<sup>461</sup>

### 三、失衡的中東政策

911 事件的發生，與美國的中東政策不無關係。阿拉伯外長會議中曾經明白指出：如欲完全清除恐怖主義必須先解決令人失望與不公正的巴勒斯坦問題。中東地區持續動盪與紛亂的根源在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權益未獲得尊重和恢復，以色列長久以來佔領阿拉伯領土亦未獲國際間應有的制裁。以色列的安全應該得到重視和保障，但只有公正的解決耶路撒冷等關鍵問題，使巴勒斯坦人民合法的權益獲得保障，實現以色列、巴勒斯坦真正的和解，與以色列周邊阿拉伯國家和平共處，以色列才能獲得真正的安全。

---

<sup>461</sup> 羅致政，〈布希主義與美伊戰爭〉，《國防政策評論》第 3 卷，第 3 期，2003 年春季，頁 71。

然而，由於美國長期以來偏袒以色列，並漠視以色列對巴勒斯坦地區逕行軍事鎮壓等非法行爲，巴勒斯坦問題從未獲得公正、合理的解決。美軍甚至於波斯灣地區大量駐軍，造成穆斯林世界一致認爲美軍褻瀆了伊斯蘭教的聖地與教義，因此，阿拉伯世界反美的情緒確實是嚴重而普遍。布里辛斯基曾指出：如果不平息以、阿衝突，將很難遏制全球恐怖主義的發展事實。然而，檢視美國政府積極支持以色列的強硬作爲，甚至將巴勒斯坦問題納歸反恐戰爭的範疇，把以色列作爲打擊中東激進勢力的馬前卒，非但不能平息以、阿衝突，反將助長恐怖勢力的發展。

美國在處理以色列或伊拉克問題上，在執行聯合國有關決議案方面一向是雙重標準，此亦爲阿拉伯國家對美國極爲不滿的一項重要因素。美國爲了能夠進一步控制波斯灣地區的石油資源與中東的戰略位置，加上全球反恐佈局所需，不惜片面單邊對於伊拉克、阿富汗等採取軍事行動；在短時間之內或許已收軍事作爲功效，但長期而言，將使波斯灣與中東地區的問題更加惡化。

據悉，美國的長期目標是要以美國的自由民主觀念來整合與改造整個中東，如此必然將進一步激化整個阿拉伯人民和伊斯蘭世界與美國霸權主義之間的矛盾。美國布雷德福大學教授羅格斯認爲：美國毫無疑問的具有摧毀伊拉克的軍事力量，然而無論在戰爭過後在伊拉克的軍事佔領，或是在當地扶植代理人政權，都會引起中東地區的反美情緒，對該地區的和平與穩定造成威脅，而類似「凱達」這類組織的恐怖主義勢力亦將乘勢獲得更多的支持。<sup>462</sup>

杭廷頓曾經對日本記者表示：美伊戰爭無論以任何方式發展，都很難以文明與宗教的對立來解釋，但是如果發生戰爭，無疑將刺激伊斯蘭世界。而伊拉克的混亂將連帶影響到土耳其、伊朗、科威特、沙烏地阿拉伯，中東將持續陷入不穩定的狀態。蘇聯解體後，美國前總統尼克森曾在《抓住時機》一書中寫道：穆斯林世界在 21 世紀將是對美國對外政策的最大的挑戰之一，尤其以波斯灣和以阿戰爭是其中兩個關鍵點。看來尼克森總統的預言似乎正在變成事實。<sup>463</sup>

---

<sup>462</sup> 2006 年 11 月，美國國會期中選舉民主黨慘敗，似乎證明了小布希總統伊拉克政策以及「布希主義」的失敗。

<sup>463</sup> 詹世亮，〈中東問題的歷史與現狀〉，《中國國際問題研究基金會外交學院學報》，2003 年第 1 期，頁 26-27。

#### 四、伊斯蘭不等於恐怖主義

整體而言，20 世紀中葉之後，中東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運動除了對穆斯林社會內部的自我反省改革之外，亦試圖去殖民化。然而不幸的是，歐洲勢力退出伊斯蘭世界之後，先有蘇聯後有美國強權的介入，除延續之前的經濟、文化侵蝕外，甚是加深了政治的間接殖民，使得穆斯林無法落實其政教合一的理念。檢視伊斯蘭激進團體其運動訴求無非是要建立獨自自主，不受外力干涉的伊斯蘭國家；而此訴求似乎並不被西方勢力所接受反被視之為落伍。原教旨主義者並不排斥西方的科技文明，而是無法接受穆斯林社會的全盤西化、世俗化，以致喪失伊斯蘭的文化認同，而西方的世俗民主主義亦未必能全盤適用於伊斯蘭世界。

穆斯林學者領袖法土拉·葛蘭（Fethullah Gulen）對恐怖主義有如下之觀點，他說：「『穆斯林恐怖份子』這個名詞是不存在的；一個恐怖份子絕不是一位穆斯林，從伊斯蘭的準則來看，沒有人可以合法化或允許自殺攻擊」、「恐怖主義，並不存在於真正的伊斯蘭」。

伊斯蘭的價值觀強調「服從神」（Islam）、「信賴神」（Iman）、「取悅神之善行」（Ihsan），它應是超越西方世俗化的價值觀。而伊斯蘭原教旨主義運動之本質即是期望引導穆斯林社群去落實伊斯蘭的三個內涵。基本上，伊斯蘭原教旨主義運動並非所謂的激進或是恐怖主義運動，只不過是一個宗教自省運動卻為外力所迫的扭曲結果罷了。吾人探討中東或是國際問題時，似乎不應受杭廷頓「文明衝突」理論之影響，而應深思伊斯蘭對中東世界的影響，穆斯林對其社會自我人權、伊斯蘭價值觀的執著等。如此對於伊斯蘭世界方能有一客觀的理解與賞析。<sup>464</sup>

#### 五、全球反恐

「911 事件」發生時，當人們的哀傷和同情還深深埋在世貿中心的廢墟時，一句震撼人心的名言：「今天，我們都是美國人」，讓全世界與美國並肩對抗恐怖主義。二年後，當 1,003 名美軍官兵在伊拉克魂斷異鄉時，就連美國的《外交》雜誌都無奈地說：「今天，全世界好像都是反美的人」。短短的幾年內，除了美國總統小布希，彷彿所有的人都在指責美國不僅沒有打贏反恐戰爭，而且還讓美國和全世界陷入對恐怖主

---

<sup>464</sup> 林長寬，前揭文。

義更深的恐懼中。「反恐戰爭，越反越恐」似乎成了美國反恐多年來的唯一寫照。<sup>465</sup>

在本論文第五章 911 事件與恐怖主義的探討中，我們可以看到美、歐反恐聯盟所做的努力，也看到其成效與限制。然而，在面對新恐怖型態的威脅下，究竟何者才是反恐工作的終極出路，沒有人敢斷定。有研究指出：向一個年輕穆斯林灌輸極端理念，在「911 事件」之前約需 10 年時間，「911 事件」之後則只需要一至二年，甚至更短的時間。有人說歐盟應該在對民主價值的共同承諾下，強化與北非、中東、亞洲等溫和、現代化中的穆斯林之聯繫，改善歐洲穆斯林與非穆斯林間的關係也同等重要，藉以防範年輕穆斯林的激進化與邊緣化。此外，為避免恐怖分子獲得大規模毀滅性武器，並消除地區衝突、治理不良與貧窮落後等滋長恐怖主義的環境，致力於提倡社會和政治權力並保障地區穩定，也是經常被提出的解決方案。<sup>466</sup>

911 事件將美國在冷戰時期建立用以圍堵蘇聯的各軍事聯盟，透過聯合國憲章之自衛條款，轉化為支持美國軍事行動的大軍部隊，其中可能代表著未來國際安全秩序中，雙邊與多邊軍事同盟的新角色，扮演更為積極的集體自衛與有效嚇阻的雙重角色。這項轉變或許有助於現狀國際秩序與和平的維持，但是也可能更加受到以美國觀念與利益的主觀認定所左右。

美國挾其優勢國力大力推行單邊主義和多邊合作並行的策略，藉反恐之機重組以美國為主導的世界秩序，積極改善大國間的氛圍。在美伊戰後，印證在國際反恐道路上，大國間的反恐行動所欲追求的利益是一致的，各國在處理國際事務時亦多極力避免與美國直接對抗，亦即各盟國在國家利益上或與美不盡相同，為了整體利益而在重大問題上仍多朝向盡量與美國保持一致，以減少與美不同調而造成國力損耗。

911 事件後，國際社會無不意識必須放棄以意識型態為慣性的思考模式，轉而朝向以國家利益為最高考量的戰略思維。在全球化潮流的趨勢下，國家再也不同於以往只有單純的內政或外交問題，而是挾著複雜的國際利益問題而產生各種不同的關係，使國家政策的制定考量上必須提昇至國際的戰略層次，此即為順應全球化之變局，而藉以修正國家利益取向之必然發展趨勢。

美伊戰後，傳統的盟國關係因應美國的全球反恐戰爭而面臨解構，國家職能(state

---

<sup>465</sup> 自 2003 年伊拉克戰爭以來死亡的美軍人數已增加到 2819 人。Sina 全球新聞網  
<http://news.sina.com/phoenixtv/105-103-102-101/2006-11-02/03111476000.html>

<sup>466</sup> *Financial Times*. London (UK): November 30, 2004. p. 19



capability)間的差距亦逐漸擴大，造成國際間權力利益出現新的組合，由此可知反恐戰爭對於國際權利競逐與利益影響的重要內涵。在全球反恐的主流熱潮中，防止恐怖主義之活動仍是各國安全部門必須積極參與重視的一環，因為反恐不僅建立國際間共同依存的價值觀外，更會造成國家影響力的產生。美國在 911 事件後，透過政府或是各種非政府組織不斷地倡議建立全球對民主的承諾、對法制的尊重、對市場自由經濟的堅持等，掀起全球反恐防恐避恐的理由與價值觀，即為最明顯之例證。

國內學者楊永明教授指出：要解決恐怖主義問題，不能只從事治標的國土安全與掃蕩恐怖組織；對恐怖活動而言並非是單純的暴力事件，也不是游擊隊戰爭，而是不同文明與世界的複雜恩怨的產物。從英國警方及時破獲英國版的 911 事件之後，<sup>467</sup> 就慎重指出西方國家必須面對恐怖主義的根源，從修正中東政策與包容不同文明與宗教開始，才有可能避免文明衝突的蔓延。<sup>468</sup>

若純粹就理論上探討。事實上，以主權國家的權力行使為主體的現實主義，在 1980 年代以後受到許多挑戰。在無國界交往的今日世界中，以跨國合作為主體的國際體系理論，受到普遍的重視，主權國家的觀念勢必逐漸淡化。<sup>469</sup>而以區域或全球經濟整合的跨國界行為體，將取代以往的國家行為體。

總之，恐怖主義雖然不是新的產物，但「911 事件」恐怖攻擊型態的轉變，卻迫使美、歐及全球國家不得不共同合作，以對抗日益增加的恐怖威脅。但是新恐怖主義背後所隱藏的複雜宗教、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因素，絕非一朝一夕得以解決，也因此全球恐怖威脅亦將繼續存在。但此問題或許也並非完全無解，或許期待各國在進行反恐合作時，可以多付出一點努力與誠意，在對待不同的宗教、種族時也多一點理解與包容，在面對利益衝突時多一點退讓與妥協，如此再配合具體的反恐措施，或許恐怖份子的存在空間才有辦法壓縮到最小，全球基本的穩定與和平也才有希望。

## 六、911 惡夢難以化解，人類紛爭勢將繼續

人類正慶幸於自冷戰結束後和平地實現了國際格局的大轉變，卻又不免憂心忡忡世局的動盪與紛亂；舊有的傳統觀念與價值體系被新世界衝擊後的迷惘與困惑，以及

---

<sup>467</sup> 〈英國恐怖攻擊陰謀逮 21 嫌，英美紅色警戒〉，2006.8.10，英國警方破獲恐怖份子意圖攻擊引爆客機計畫，<http://www.ettoday.com/2006/08/10/11183-1976717.htm>

<sup>468</sup> 《聯合報》，2006 年 8 月 11 日，版 4，民意論壇。

<sup>469</sup> 吳釗燮，《中東的戰爭與和平：衝突降低與爭端解決》（台北：志一出版，民國 85 年），頁 6-7。

未被完全摧毀的核武威脅所帶來的疑慮與恐懼，隨著全球化所伴生的失控、政經體制的變遷所引發的不平衡、科技昌盛後所出現自然與社會生態的破壞、似融合卻又格格不入的東西新舊社會，不同種族、宗教、族群等文明之衝擊；凡此種種似是向全球宣告，人類正面臨世紀之交前巨大的變動與挑戰。人類從未有過如此輝煌的文明，也前所未有的面臨著如此艱難的世局。<sup>470</sup>

國家主權的概念及行使隨著全球化的發展日漸式微勢將無法避免，然而，利益的爭奪與意識型態情緒的對立，在可見的未來仍將是國家與國家間、民族主義與民族主義之間發生戰爭與衝突所在，語言、文化、宗教、種族等文化內涵，勢必繼續將為獨裁、強權之政治菁英利用來奪權、抗爭、挑起仇恨矛盾的工具。然而，種族、宗教或部分傳統價值觀與其它根深柢固的文明內涵並不會輕易變化，在人類交流互動的未來西方世界將不可能永遠獨特，也少有任何文明的內涵將不是全面的。<sup>471</sup>

冷戰後的新世局提供人類一個契機，以建立一個以化解誤會、增進合作互信、集體安全為基礎的國際新秩序。杭亭頓「文明衝突」的論述告訴世人、或西方文明的代表，誰才是他們的敵人。在美國獨霸世界之後，敵人也換了，換成儒家文明的代表以及伊斯蘭文明的代表；在 911 事件的驚恐下，美國人民甚至是全球人類都在問：「我們可以期望什麼？」，儼然變成了：「我們應該要怕什麼？」。文明對抗之說勢將破壞世界新秩序的基礎，人類若以此視野面對不同族群，只怕衝突永無停歇。

## 七、貢獻與期許

筆者初訂本論文中心命題與自我期許時，<sup>472</sup> 即深切冀望以一文明衝突的角度去探索美國在 911 事件前後的國家霸權作為，一來作為在政治大學研究生學習之總結，二來期望在國防通識教學本務工作上，得以繼續發揮與更深入的探討。事實上，的確是一股挑戰威權的動力驅使筆者在相關命題中尋找脈絡與再次驗證：國際關係學說實際上就是反映特定的世界觀，以及衍生自各國為求生存與發展的論述本質；而國際關係的論著，其背後通常隱藏著特定的立場、世界觀和戰略意圖，尤其是以主導國際事

---

<sup>470</sup> 王緝思編，《文明與國際政治：中國學者評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序頁。

<sup>471</sup> 吳釗燮，〈文明的衝突或衝突而文明？評韓廷頓「文明衝突論」〉，《問題與研究》第36卷第5期民國86年5月，頁75。

<sup>472</sup> 筆者所作此文，〈從文明衝突論檢視美國全球權力競逐：以911事件為例〉，係經筆者求教於政治大學外交系教授兼系主任李明博士、黃奎博博士，中央警察大學張中勇教授等之指導、研討、溝通、修改七次之後始訂出本論文之中心題旨與大綱。

務的強權國家－美國而言，更是如此。

人類歷史向來無法逃脫弱肉強食的宿命，然而，適者生存卻非強者獨占的道理卻也亙古不變。近代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帶給人類文明驕傲的發展，然而，世人也不應遺忘美國在歷史的進程中所造成的破壞，尤其是那些曾經深受其害而絕望痛苦的國家或是人民。人類亦不應忘記歷史是累積所造成的，尤其是遙望遠方站在世界頂端的美國，當世人引頸企盼或虎視眈眈時，更不可或忘歷史；即使「過去已然過去」，世人應該「遺忘過去」而向光榮的未來邁進時，別忘了在西方世界驕傲的同時卻有許多國家及其人民因為過去的累積與錯誤，仍在與飢餓和死亡、憤怒與絕望中掙扎與苟活，如果美國或是西方國家所塑造的全球化美景是這群毫無希望人民的海市蜃樓，世人將如何期待這些絕望的人不會偏激到意圖傷害西方國家以茲洩忿？如何不痛恨美國的過去種種政策或作為而造成今天的不幸？

總結本論文對於杭亭頓教授「文明衝突」論述的檢視，以及 911 事件後美國於全球反恐的作為上，應有助於觀察美國在後冷戰時代全球戰略的走向，並對美國國家霸權與歷史定位有一全般性的認識；就人類文明發展與衝突本質的角度檢視「911 事件」的發生，確實有其連動關係，卻未必見得有直接必然的關聯。筆者所作此文的最大的目的，在於更深入瞭解國際政治與人類文明其必然的連結，並期望在學術的殿堂之中可以卑微謙恭的形塑一個省思：在全球化光鮮亮麗的背後提醒世人，其實我們都只是幸運的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但是別忘了巨人腳下不幸的一群。

筆者所作之貢獻無它，只是以一個學術專業性不足及不成熟的立場去論述研究一個大命題。就內容而言確實廣泛的討論由美國所主導的國際現勢，並以文明衝突的角度去探討 911 事件與美國全球競逐的關係，所彙整之資料及附表多是學者專家的見解，而筆者只是一個綜整的角色而已。因此本論文各章各節內容及整理十餘附表，事實上均可單獨另闢專章繼續深入研究，雖然洋洋灑灑二百餘頁之論文充其量只能作為一個引子，在浩瀚的國際學術殿堂中，提供一扇供後學個人暨有識之士繼續學習之窗而已。